

卷三十五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也送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
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
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

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悉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

又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

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

事 充人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

臣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輟其人為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

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獲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獲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壑壘木樵。與譙同校聯不絕。用木相聯貫使兵勞飭。開具烽火。幸道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獲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所

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遠外之地。遠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耕柵。時出遊兵以防寇。缺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敵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

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
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
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
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
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
之勞

臣按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
餘尚能致倉庫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
徧踏州縣以求闕田添置田官募民耕種於

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以寬民租是亦足
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耕其
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
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
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畜穀為滅賊

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音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堰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輿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陳堯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也。且蟲蒿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脩。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在

兩京之間。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

國用不為無助。臣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甯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闊二三丈者。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於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為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蓄。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

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

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為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

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儻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於穎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迹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脩馬信臣遺迹，激用滎濟諸水，以漫原田萬餘頃，分疆列

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之

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為我

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臣請於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

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於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軌之故萬一二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

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閒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臣竊以為民田則例最輕

者須收二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而無欠負又得以遂室家之樂而有蓋藏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

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

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由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皆為藩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

國家煙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戎虜衰弱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眾入深地誠於無事

之時尋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涼於凡邊塞無嫌鹵而宜栽種之地因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開鑿溝塹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之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備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內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閼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成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為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

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窮遠
絕塞之所沍寒饒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
變而不為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
徼也而陳慙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
呼使為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
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法
道使民雖勞不怨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
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
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
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保

其齊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
虧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
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
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
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
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
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恥於營葺群
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堯蒲唇蛤之饒民

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糞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餼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為農觀陳慤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契丹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

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

九重是亦足國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多為親倖陳乞以為私莊伏乞英斷一切勒歸亦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中言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

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為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為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躪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而江右尤衆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為糴本俾自擇其屬徧行天下有閒田處相地度勢立屯堡以聚游食闢汗萊以為畝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固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

人所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
為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
非要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
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為
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
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
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
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
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

之察其隋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
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
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
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
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
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
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
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救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之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矣事勢已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求善而不可

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

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
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
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
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
也其為

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
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
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

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

今密州順
雲縣順

縣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

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

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楨並為大司農卿又

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

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

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

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

大給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倣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君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基

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

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
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
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
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
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
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
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
焉以見國用所出難非一途而田為之本
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
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夫

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曰
天下所以不平者日因此伏惟

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
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臣不勝惓惓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